

讀

書

記

樂

張振玉

近聞甚多大學學生說，上學若干年，從不知讀文章有快樂，白話文無法成誦。文言文所讀多古老文字，乾燥乏味。讀時平板直念如讀物理化學絲毫不知聲韻節奏之美，聽之不勝感慨。遂草拙文如后。

記得少年在窗前伏案臨帖學書，一本大字帖是「趙孟頫讀書樂」。其中詞句有「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讀書之樂，樂陶陶，霜凋萬木月輪高。」當時孩提之童，是否自己覺得讀書是件樂事，已然不太記得，但是看到趙字帖上這描寫讀書的樂趣，至少似乎相信讀書是有樂趣的。心想，若不然，為什麼古人這樣寫呢？但自己讀書真正有快樂還是稍稍以後的事。

最初念書學認「字號」，描紅模，念「山水田，狗牛羊，」自然沒有趣味。以後再念三字經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于字文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泰來暑往，秋收冬藏，枇杷晚翠，梧桐早凋」等文句，都略知其意。對句法之整齊，聲調之響亮，已覺可愛。再後，念商務印書館之共和國新國文，初級第二冊

有：「鈴聲響，上課堂，先生講，學生聽」；「有老人，提竹籃，上市去。買魚一尾，步行還家」；及「月季花，朵朵紅，姊呼弟，快來看花」。這些文句，都純淨自然，至今不忘。讀此等課文時，雖不足以談到讀書之樂，但因容易讀之上口，比後來老師逼着背誦的朱自清的白話文，容易記憶得多。

真正初次覺得中國文可愛，是後來在私學聽別人念文章。那時在河北鄉村中打麥場旁一所舊宅子裏，紙窗上時時看見三兩麻雀跳動的影子，戶外偶爾傳來鷄鳴犬吠之聲，萬籟俱寂的午後，坐在桌前寫字，聽那位兩鬢斑白的老先生，背着手在方磚地上往返慢步，口中以抑揚頓挫忽緩忽快的節奏朗誦古文。當時覺得其聲調或柔和，或雄壯，或餘音嫵媚，其不絕也若遊絲浮空；或盛氣如長虹，或滔滔如洪流，但竟會受然而止，聲音寂然而滅。讀出師表「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聲調緩，字音長，淒楚悲涼，似乎是一字一淚。讀戰國策「唐雎不辱使命」之「夫士之怒

也，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拔劍而起，」原文句法既短，聲勢亦壯，如狂風驟雨，讀之亦慷慨激昂，句句緊逼而來，如強弩連發。讀「蘇秦以連衡說秦」之「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穀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連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併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及以下秦王謝絕之詞句：「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誅伐；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不遺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原文多偶句，平仄亦諧調，讀來平穩對稱，迂徐悠揚：如幽谷迴響，飄蕩起伏；似秋雲舒捲，輕柔無迹。那時對這種文字雖不完全了解，其聲音節奏之美已經使我幼小的心靈，迷戀不釋如醉如癡了。若說我個人尚不足以言誦讀此等文章之樂，但老夫子在搖頭嘆肩以手擊節上所表現

的讀書之樂，我是親眼觀之熟矣。

再以後，有一年工夫，那是在北平淨土寺胡同常豫堂老師的私塾，天天聽大師兄數人朗讀唐詩。那與念古文似又不同，因為念的是絕句與律詩，比較文念來腔調更規律。當時聽得兩首最熟的詩是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與另一首李義山的七律「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去此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五言與七言字數不同，讀法亦不同。總之，讀之如唱，每字發音有長短，有高低，多着涼感嘆之音，所謂「盪氣迴腸」，庶幾可以形容一二。我喜愛其聲調之美，買了「唐詩三百首」之後，找到這兩首詩，也開始吟哦，讀詩的樂趣，算初步領略到幾分了。

後來在小學五年級，偶然在雜貨店的包裝紙口袋上，看見「春花秋月何時了」及「一寸柔腸，盈盈粉淚」等美妙的句子，把紙口袋濕水後，輕輕揭開，才看到全首的詞句，才知道是開明活葉國文選所選的宋詞。不久又看到馬致遠的天淨沙小令「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與他的散套秋思：「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曉來青鏡裏添白雪，上床與鞋履相別。」這時發現了宋詞與元人小令這個寶藏。緊接着又搜羅到北曲南曲。看到西廂記漂亮的詞句如：「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都是離人淚。」看到牡丹亭的「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真是驚喜萬分，中國文學中尚有這樣寶貝！以後從胡適之先生的白話文學史看起，大概當時可買到的文學概論、文學史，都無一不會瀏覽，詩詞戲曲不知看了凡幾。漂亮的句子都可脫口而出。

古文是專找老師去念的。只記得在月明之夜，或是漆黑的夜晚，打着煤油玻璃燈，穿過如井的深巷，到一所重門深院的大宅中的書齋，聽一位已然家道中落的老師講古文辭類纂上的文章。當時讀來最過癮的漢文是賈誼的「過秦論上」，「李陵答蘇武書」，諸葛亮「出師表」。晉文是「歸去來辭」，與李密的「陳情表」。唐文是李華的「弔古戰場文」。宋文是「赤壁賦」歐陽修的「秋聲賦」與「醉翁亭記」，明文是歸有光的「項脊軒誌」，清文是袁枚的「祭妹文」。那時還非正式念六朝的駢體文。到高中一，才買到「六朝之梁」，不久又買到「六朝文編」。念到梁元帝的「蕩婦秋思賦」的「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烟。」庾信「小園賦」的「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桐間鶯落，柳下風來……榆柳兩三行，梨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窗，行敬斛兮得路……鳥多閒暇，花隨四時……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關山則風月淒愴，隴水則肝腸斷絕……」又庾信「春賦」的「新年鳥聳千種嘯，二月楊花滿路飛……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遊絲即橫路……眉將柳而爭綠，面共桃而競紅……」其超逸雋美無人間烟火氣，真沒想到人世間竟如此錦心綉口的才子寫出如此妙絕

人寰的好文章！

小說的閱讀，自彭公案、施公案、七劍十三俠，進而看水滸、西遊、封神榜、七俠五義、隋唐演義、儒林外史、紅樓夢、東周列國誌。覺得西遊、水滸、紅樓最好。這三種之中，當然以紅樓夢最使人心醉。其中葬花詞至今仍由「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一直沿沿不絕背下去。其他如「秋窗風雨夕」，寶玉祭晴雯的「芙蓉誄」，當年都能背得滾瓜爛熟。筆記小說則自「諧鐸」、「夜雨秋燈錄」、「閱微草堂」筆記，以及短篇小說「聊齋誌異」，無不閱讀。無不濃圈密點，甚至加上眉批。詩詞曲小令皆多了，往往與同學做比賽。看誰背得多背得熟，提上句就要接下句。但最大的快樂還是得自誦讀。

據說古希臘人看悲劇之目的，是使失去平衡的情緒所引起的心靈不安，與心靈中的積鬱得到發散，而再恢復平靜輕鬆純淨自然的心境。而今回想到當年愛朗誦古文詩詞與希臘人之看悲劇的目的可以說完全相同。這都是情緒上的治療法，也就是佛羅伊德說的「散散治療」。

不知什麼原因，自己身體極健壯，而情感則甚為脆弱。從幼年便多愁善感，大有買寶玉之無端便迎風洒淚，對月傷懷的氣質，因此情緒抑鬱似乎常有，雖說是憂來無方，不可捉摸，實際上是盛衰無常之痛，人生空虛之感，往往不知自何處襲來。即便是輕如微鷗，若有若無，無奈心弦細弱敏感，彷彿晴空中的一線遊絲，也就隨之浮動蕩漾，失去了平靜安定。或值春寒料峭，柳絲初黃；或值春風如酒，桃花似醉，雖覺惜春，亦

感傷懷。或炎夏已逝，草木初零，秋風瑟瑟，秋雨蕭蕭。這時心中暗潮起伏，便覺按捺不住，雖然也知道「盛衰哀樂兩須臾，何用多憂心鬱紆。」但獨坐書齋，便覺難以爲懷。這時自解愁腸之法，便是閉戶焚香，展卷朗讀。這時所讀詩文的要點，一在於文章內容所表達之情感，二在於文章抑揚頓挫鏗鏘有聲之節奏美。讀時聲調之輕重長短，疾徐緩促，皆視文字內容性質而定。同一篇文章，爲細嚼慢嚥充分體會其意味，乃緩緩讀之。爲顯及其內容情意緊湊及氣勢萬貫，乃快速讀之。緩讀則如夏日遲遲，洪流漫漫；快讀則如疾風暴雨，駿馬飛輪。大抵哀婉感鬱者宜於長聲慢讀，而陽剛雄勁者宜於短聲急讀，句與句間停頓之長短，則視其含義之疏密與換氣之方便與否而定。偶句之義蘊有對稱之美，讀之有整齊規律之感。散句與偶句夾雜出現，因其錯落變化，讀之亦增輕鬆自由之快。文字因節奏優美，平仄協韻，讀之若不擊節，便難以達到痛快淋漓之極致，內在情緒亦無發洩通暢之樂。於是或以食指敲桌爲節拍，或手執筆管擊打桌楞。或取竹筷一根，隨意敲擊，不虞折斷。以竹筷擊節時，或擊桌楞，或擊竹片鎖尺，或擊瓷盃筆筒，甚或擊打銅鈴鐵筒。於是聲音清脆悅耳，若有人自室外聽之，恐已大類僧人唱經。若胸中情緒起伏澎湃，急思有以發洩，往往讀節奏明顯，氣勢雄壯之文章如賈誼之「過秦論」國策之蘇秦遊說文字。史記文句欠整齊，晚明小品筆柔弱，讀之皆不足以暢其氣。春日煦，萬物萌生，喜讀「桃花源記」、「蘭亭序」、「春夜宴桃李園序」及六朝小賦中之「春賦」及黛玉葬花詞等。夏季炎暑，赤背

揮扇，喜讀「醉翁序記」、「岳陽樓記」、「超然臺記」等，求其空曠寥潤，以破薰蒸而增逸趣。

秋日鴉鳴雁唳，景氣蕭殺，喜讀「滕王閣序」、「秋聲」、「赤壁」諸賦以及黛玉「秋窗風雨夕」等文，藉古人之悲秋，散我心頭之淒怨。冬日嚴寒多風雪，爐火通紅，窗明几淨，多讀議論文字如老莊國策、東坡策論、歐陽修「伶官傳敘」、「王鴻緒「明史流寇傳序」等，以開濶胸襟，啓發思路。愁緒滿懷時則讀離騷，「答蘇武書」、「出師表」、「陳情表」、「蕪城賦」、「恨賦」、「別賦」、「祭石曼卿文」、「祭十二郎文」、「項脊軒誌」、「祭妹文」，詩詞讀「琵琶行」、「長恨歌」，桃花扇之「哀江南」弔古傷情之極，竟至鼻酸聲哽，淚眼模糊。及至微感疲勞，乃掩卷而起，拭乾眼淚。長吁一聲頓覺心頭輕鬆，如釋重負。興緻昂揚之時，則讀「刺客列傳」、「短歌行」、「歸去來辭」、「畫錦堂記」等文。讀畢，心神暢快，眉宇間亦見喜色，

彷彿那間已用慧劍斬斷束縛身心的一團煩惱絲。

回憶早年居北平舊宅，巷深人靜，樹老花多，月夜晴午，時常如此讀書。抗戰時獨居西北，秋風渭水，落葉長安，閉中光陰，百無聊賴，如此讀書，不知消盡多少晨夕夕照。抗戰間居蜀三載，瓦屋一椽，俯見長江。秋冬之日，水落石出，濤聲叩耳。獨處斗室，一燈如豆，四壁蕭然，如此讀書，不知消磨過多少清冷長夜。如今避秦來臺，睜得閒暇，仍取往日讀慣詩文，放聲誦朗，用以蕩滌心神之塵垢，復我剎那之靈光。記得英國文豪麥考萊氏曾說：「若有人許我功名富貴，而不許我此生再讀詩書，吾寧不要功名富貴。」不料迨迨億萬里之外，英倫島上亦有西人爲我知己。吾今但願掘地見銀，或搖錢有樹，得以建築小樓三楹，面對青山紅樹，碧水白鷗；過從有知己，以破岑寂，時還讀我書，以娛心情。

編後記

編者

△臺大教授張振玉先生的「讀書記樂」內容極爲生動感人，是一篇富有教育意義的好文章，目前在大專學校就讀的青年朋友不可不讀。

△許多讀友來信，希望本誌登載一些記述臺灣先賢事跡的傳記文章，以便覽觀，本期特刊出名作家劉己達先生爲本誌所寫「臺灣文豪蔡華生」，以饜讀者。

△王洲女士的「美國小姐嫁人難」，寫美國女孩們的生活情形以及婚姻上所遭遇的難題，文字輕鬆活潑，很是傳神，值得一讀。

△名作家劉方矩先生二十年前此非親戰日記「蔚藍色的地中海」在本誌連載以來，極受讀者歡迎，尤其關心此非與中東問題的學者專家以及同教界領袖人士更是愛不釋手，本期因限於篇幅，刊出「蔚文」不多，下期當儘量增加篇幅，希能滿足讀友們的熱望。

△鈕先銘先生的「八年離亂」續稿以及王成聖教授最近所撰「西藏班禪九世一生神跡」兩文將於下期五十八年元月特大號刊出，敬請讀者注意。